

以熟求通

——读张中行《文言和白话》

华东师范大学 赵志伟

现在提倡“国学”是一件很时髦的事,但是要学习“国学”,继承民族传统文化,首先要打通文言文阅读这一关。很可惜,现在的高中生甚至大学生,不能阅读文言文的人很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教学和学习不得法,恐怕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尽管现在的语文教学专家如过江之鲫那么多,但是真正能够精通文言文教学,提出十分有效方法的人并不是很多。在具体指导文言文教学方面,各种各样的书、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也很多,几十年来我以为要首推张中行老先生。他的《文言和白话》《文言津逮》是十分有用的两本书,虽然都是小册子,但是比起那些专家洋洋数十万言的论著来,有用得多。因为是真佛,所以讲出的话实在而且顶用。以《文言和白话》为例,可以看看

张中行先生是怎么说的。

一、内容全面而又有系统

《文言和白话》共十六章,系统地讲解了与文言文有关的主要问题。例如:什么叫文言,它与白话的区别,文言是如何形成的,文言的功过,文言的特点,文言与古汉语的区别,文言发展的历史,文言包括哪些内容,文言的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文言的典籍,如何学以致用等问题,这些内容有十章。还有六章分别叙述:何谓白话(文),白话(文)的特点,白话与口语的联系和区别,白话是不是与口语完全一致,古代人用白话的原因,古代文白的界限,古代白话文的典籍,对未来白话文言发展的展望等。这里的“白话”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现代文不是一回事,而是胡适《白话文学史》中的白话,也就是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里的文学作品。而事实上旧

的文言文、诗词曲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为什么不用“文言文”而要称“文言”?这是因为张先生在叙述过程中,将一切古代典籍都算在内了。除一般的文章以外,诗词、骈文、赋等用古代文言词汇写成的作品都包括在内,仅仅称为“文言文”(通常我们理解的古代宽泛的散文),恐怕不能涵盖全部内容。关于文言文,我们一般称为“古汉语”,张先生认为,这是与现代汉语对比叫出来的,我们现在的所谓“现代汉语”是指书面的语言。各地口语的差别很大,古代也是一样。“古汉语这样千差万别,而文言却是个相当统一的系统”^[1],有相当严格的词汇句法系统。这个系统不随时间、地域、口语的变化而变化,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应该称“文言”比较合理。我们研究文言文教学,就是要研究书面语的教学。

关于文言的功过,当然是功大于过。张中行认为我们正是有了文言,能够积累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文言又是“好的交流工具和团结纽带”,“汉语文化的威力同文言有密切关系”;文言又是表情达意的好工具,留下了大量值得欣赏的作品。至于缺点主要是使文白分家,“脱离群众”,阻碍了白话作品的发展,还有些作品在思想艺术方面有问题,如古代作品中歌功颂德的文章、应酬的文字、应制诗、一些文字游戏等。

关于文言的特点,主要在第五章,包括字、词、字数、字体、字音、句子、语法篇章、诗词的格律音韵、对偶、典故的运用等各种修辞手法,以及文言发展的各历史时期的情况,各时代文学作品的流派、特点等。简直就是王力先生《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合成的一个浓缩版。中学教师可以凭借此书,达到以简驭繁的目的。

二、叙述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孟子说:“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本书虽然涉及面很广,但是每一节文字都非常简洁,又能够让人明白。主要是张中行对这些内容烂熟于心,能够举重若轻地讲清楚。前面提到他对文言特点的分析,凡讲到一个知识点,他就会用恰当的例子加以说明。例如第六章《历史情况(甲)》,

实际就是介绍文言文体的发展变化,谈儒家经典、历史散文、诸子,谈三教九流,谈汉魏以后的“文笔”分流,谈“四部”(经史子集)的起源,就是一部文章史;第七章《历史情况(乙)》,则是介绍韵文的发展,包括《诗经》、《楚辞》、乐府、近体诗词、赋,甚至还有科举使用的文体。这是一部小型的诗歌发展史,文字非常简洁,却简而不陋。例如,我们几十年文学史,常常对骈文评价不高,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对此,郭绍虞先生晚年曾经提出过批评,他说:“我对于马建忠的讲文法,摒弃骈文不讲,总觉是一个缺憾。既讲文法,怎么可以把骈文一笔勾销呢?骈文流行了好几百年,即后来改称四六,此体还是不灭,并没有消灭。这是全世界所没有,而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外国人可以不讲这问题,中国人怎么也可以看作是没有文法可言呢?”^[2]为此郭绍虞还写了《骈文文法初探》一文。张中行用简短文字介绍了骈文的历史发展。虽然经过唐宋两代古文家的努力,可是骈文并没有消灭,到了清代还有“中兴之势”。这是什么原因?他说:

我想,是因为旧时代的文人看骈体,除去秾丽典雅之外,还可以表示郑重。这像是服装,如果分为礼服、便服两类,在某些需要穿礼服的场合,穿便服就成为不

礼貌,不郑重。因此,经常处于上层的文人,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衣箱里总不能不存储礼服,也就是不能不具备写骈体的本领,以便到需要写的时候,也能够骈四俪六。^[3]

张中行先生介绍:齐梁以后,一直到唐朝,写作工整的四六文成为一种风气,从皇帝到大臣,从史传的论赞到奏章、判词等可以说无孔不入。记得我读大学时,老师说唐初李华是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文的,可是他的传世之作《吊古战场文》偏偏是一篇标准骈体文。经张中行这么一解释,使人非常容易理解。这样善用比喻的地方,在本书中随处可见。

三、兼通新旧、评价公允

自20世纪白话文出现并确立地位至今,虽然社会交流使用的都是白话文,但是中学语文课本一直有文言文教材。因为现代汉语和文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何况我们还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阅读古代经典。由于对文言的看法不同立场有异,文白之争从来没有停歇。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出现。有人主张“让文言退出中学语文课本”,也有的说“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其实,极端的意见都不可取。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绍虞先生就说:“我们基于语言文字之特性以解决文白

之争,所以以为文言白话互有优劣,文体语体亦互生影响。真是旧得透的自然能吸受新的潮流,真是新得透的也自能接收旧的遗产。只有半瓶醋的一知半解之流才会发生争端。”^[4]所谓“旧得透的”和“新得透的”就是如朱自清、叶圣陶这样的人。张中行也是这样一位兼通新旧、学贯中西的人,所以由他谈文言白话的优点缺点就不会畸轻畸重,而能够“极高明而道中庸”。他把文言和白话历史发展讲得清清楚楚,对文言白话的各自优点缺点能够给予公允评价,对于文言白话界限不清的原因也作了具体分析,对于白话和口语为什么难以一致的原因分析合情合理。在介绍发展文言白话各自情况时,他举了大量例子,有古代经典的,也有当时报刊登载的时文,涉猎之广,令人惊叹。例如第十五章《白话典籍》,就介绍了佛经、变文、曲子词、语录、话本、章回小说、弹唱作品、戏曲、民歌和文学革命以来的各种作品,且每讲一样必有例子;至于谈到古诗时,无论古风还是近体诗都能信手拈来,涉笔成趣,真正到了如曾巩所谓“于书无所不读”的地步。刘国正先生说:“他学识渊博,融贯经史百家之言,历览古今中外之书。文得力于蒙庄,诗似玉谿生,金石书画亦广有所闻。”^[5]一位资深的语文教育家这样评价,应该不会有虚

言。张中行先生的所有著作都不作惊世骇俗的判断,也没有大言炎炎的训诫味,却使人感到兴味盎然。古人所谓“是真佛只说家常”,看一本教科书犹如听一位长者在聊天,不是每一部书都能做到的。

四、提倡以熟为本、学以致用

本书主要是系统谈文言,兼谈古今白话,主要不是讲怎么学、怎么教的,因为张中行先生另有《文言津逮》一书,谈如何学习文言文的问题。然而,在第十章《学以致用问题》里,他还是讲到了如何学习文言的问题。这一章首先谈要不要学习文言的问题,这个容易理解,现在国务院都下通知要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可以不必争论了。怎么学?张先生提出的办法是“根据不同的要求”做不同的打算,有的需要精通,例如要成为文史工作者、专家,那就必须“既要博,又要精”;一般人则要求可以低一点。无论哪一种,要学习文言,就必须“以熟为本”。对此,张先生是这样说的:

学文言,过去几乎都是用传统的办法,多读,以熟求通;甚至由浅入深的原则也不大管……近年有不少人设想,有近路,办法是以知为本。所谓知,是了解文言的词汇和句法的规律,以纲统目,一通百通。这想得很好,如果真

能行之有效,那就更好。但是这条路像是并不平坦。如所谓规律,即使大家都认为正确,也总是烦琐的,枯燥的,记住,尤其搞清楚,很不容易。还有更严重的,是规律都是概括的,而面对的词句总是具体的,以概括绳具体,就会苦于鞋太大,脚太小,沾不上边。这表现为现实就是,读过一篇,可以用规律的术语说得清清楚楚,如某字是词类活用,某词组是宾语提前,等等,可是翻开另一篇,常常感到茫然。^[6]

张先生的结论是“以熟为本”。要了解文言的语言习惯,除了熟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而熟就需要多读。他说:“总之,学文言,想学会,就不能不多读。当然,知识也不是毫无用处,比如读得相当多了,能够用知识综合一下,加深认识,那就如同红花之旁有了绿叶,更美。”他还认为,要真正学通,那么需要培养良好的习惯和兴趣,最好能够“学以致用”,一是尝试文言的简单写作,二是“把文言表达的优点吸收到现代白话里来”。通过回顾自己学习文言文的经历,我觉得张先生的话是对的。在中学教文言文的经验更告诉我,那种试图通过学习古代汉语语法而做到“举一反三,多快好省”的办法多半会落空。让一些没有阅读多少文言文且对文言毫无语感的中学生懂得“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的规律,

实在是勉为其难;要中学生分析理解各种文言句式的“用法”,要他们辨析同一句式不同词类的用法,更是把学生弄得一头雾水,做了大量文言习题,还是读不通。学习既枯燥又没有效率,学生自然对文言敬而远之了。

学习文言,一定要从感性出发,老老实实读文章,从简单的文字入手,从积累词汇开始,然后“在语言的海洋里游泳”,现代文、外文如此,文言文自然也是如此。周作人介绍自己“学习国文的经历”,说自己从阅读旧小说开始,然后渐渐读《聊斋》《阅微草堂笔记》,等两本书读完,文言自然也通了。我们当然不可能像他那样去读,但是天天做一些习题、天天分析课文,却不读或者读得很少,怎么能读得通呢?就好比天天在岸上分析游泳动作,而不接触水,“下水未有不溺死者”。当然阅读也要循序渐进,不能贪多务得,而要日积月累,提倡“以熟为本”。学习没有捷径,所谓“捷径”就是正确的方法。现在我们提倡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文言文学习,肯定需要加强,我觉得应该提倡“返璞归真”,从传统的学习教学方法汲取一点经验。套用一句时髦话:“是时候了。”

五、余论

怎样学习文言文?我一直

觉得应该听听权威人士的话。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一文中说:“我们在研读古代汉语的时候,对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应该首先抓哪一方面呢?我想应该先抓词汇方面。”^[7]后来在1979年,王力先生在他家乡广西作过一次题为《谈谈学习古代汉语》的讲座,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1980年在天津作了《关于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的演讲,又一次重申了关于“词汇最重要”的观点。因此,他要为《古代汉语》一书专门设立“常用词”专项。现在以这个常用词为基础的词典也已经出版了。学习语言以词汇为主是完全正确的,无论读文言还是外语,障碍都来自生词和词组,除了要多接触,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我觉得王力先生这个观点实际就是中国传统“通经必先识字”的观点。当然,他已不是仅仅强调多读多写那么简单的一条道,而是有比较科学的设计,让千千万万学子受益的王力编《古代汉语》就是例证。

王力先生设计的古代汉语学习毕竟是大学里适用,未必适合中小学。在“专业”与普通课堂教学、专家与普通教师之间,最好有一种“居间的力量”来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居间的力量”这个词,是借用了美国教育心理学之父詹姆斯的话。詹氏

在《与教师谈心理学》中说:“如果你认为从心理学这门关于心之规律的科学中可以推演出供课堂中直接使用的明确的教学计划、方案和方法,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教学则是一门艺术,科学本身绝不会直接产生艺术。必须使用居间的富有创造力之头脑的独创力,来使科学付诸应用。”^[8]这种“居间的力量”就是指那些本身懂行的专家所做度人金针的事。例如朱自清写《经典常谈》、胡朴安写《文字学常识》等。我以为张中行的《文言和白话》还有他的《文言津逮》就是一本专家写给我们普通中学语文教师的好书。甚至是一般喜欢读古书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参考文献

- [1][3][6]张中行. 张中行作品集(第一卷):“文言和白话”“文言津逮”[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7,117,155.
- [2]郭绍虞. 再论文言白话问题[A]//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75.
- [4]郭绍虞. 语文通论(上海书店影印本)[M]. 上海:中华书局,1937:2.
- [5]刘国正. 作文杂谈[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序.
- [7]王力. 王力论语文教育[M]. 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6:3.
- [8]转引自瞿葆奎主编. 国际教育展望[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21.